



新學明儒論宗卷之二

毗陵方山薛應旂批點

論類

伍員

程敏政

此篇以天合人合立意引證曲當闔闢有法末後以張子房責員尤為出人頭地學者熟讀則下筆自過人遠矣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

一篇以天人二字立意

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合者

舜禹至伯鯨一句言天合

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瞍伯鯨而上有桀紂

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奪而謂之弔民伐罪上

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跋扈而謂之

自上至立明言人合

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禮曰人臣之禮不顯

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于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

故也以上合言天

隨之此可見以人者可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

此文章開闢妙處

權其中使親義不至于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于

引証極妙

有過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絲廢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

父而見殺于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

員復仇是也慶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

傷義是豈復有仁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

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

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

應轉有力量

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為湯武下

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

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
知今日為員之仇。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
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于使人仇之。則孟子之
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仇弗共戴天。然則員之所鞭者
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昔王裒
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于晉。朱子取而
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
予獨悲夫員之齟。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
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
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于固陵。仇復耻雪則遂謝病辟
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郢之後
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于深山長谷之中。以
未段尤妙尤妙
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
及此而反以讒見禍于他人之手也。

孔明論

程敏政

孔明昭烈心事人所不及知者以幾微渺茫推明
大段道理令人如覩青天白日非大手筆何能作
此佳論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諫當
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孫權之言然則孔明之
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
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

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
因此知彼亦是高倫。
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之

為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未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

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敗於孫權其慚憤以

圖再舉不言可知而託孤之際乃舍權稱丕意必孔明之

諫有如雲之為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深恨始謀之

不臧也隱微中觀破心事高見高見。而謂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於

孔明嘗有魚水之喻矣躡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

不能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蓋所謂十不一試

者也孔明之言曰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之所以資將軍也使孔明處此蓋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

之顧寧舍之以去反為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半

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之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國劉

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漢室可興矣使孔

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之詭謀襲取成都雖

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興漢之策

此一段發明孔明最作。

蓋素定於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則取益荆而援孫
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
乎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
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
意思深妙莫測
於正伐吳之卒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
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陳平論

程敏政

此篇以韓信之死論陳平平將羞澁于九泉之下
以偽遊雲夢為奇策者何哉雖韓柳名家恐不能
出其右也

西漢之士其策事率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
以知其然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侯千古之

一篇大意全在此句

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
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群臣而不決其不決者豈帝

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于心胸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死生係于人言。蓋不容髮而帝乃取決于平。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緘之付侯。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胼首請罪。其戴漢之恩益深。臣

一解
節益堅而爲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真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末減。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覘于楚之境上。人惟不爲則已。爲則自有不能掩者。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璽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群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遂興無名之師。則侯之反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喻侯之當誅。其孰聽之。况陛下新一天下之物事。多未逞

而首戮元勳則人人有危雖左右服之臣亦為之凜上懼
矣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
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趨之反也
臣竊為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
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
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于陳楚之西界侯聞天
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耶是果何等語哉正虞廷之所謂諛夫孔子之所謂利

意思說平殺侯其言甚佳

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

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侯雖被

擒至洛陽赦為侯固未死也而遽歸死于平無乃甚乎曰

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乎之計謂○至○于○此○平○直○不一行而木央之事已兆于

此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平蓋不

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為而高祖乃甘心于平以得侯為漢子孫無窮之利世

降愈下而義利之辯愈乖蓋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狄仁傑論

程敏政

此篇終始以天字立說章法體段迥出塵套真大方家手筆也

先儒謂狄仁傑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薦張柬之等
嗣而成之東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事幾一失國
祚終傾仁傑之不早計于此有遺恨焉是大不然凡事之
成雖出天天字有見識人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已還
東宮而仁傑居相位其間豈無事幾可乘而遲回以至于

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宗既還東宮則天下者東宮之天
此一節有定見下不言可知智者于此正當持重以銷慝而要其成固不
可為萬一嘗試之舉此仁傑之心而東之幸其功凡此皆
此天字有照應天也就使東之不幸亦死而唐命未改天下豈無狄張之
徒哉論者乃以其衰莫不早計為恨未矣文王三分天下
有二壽幾百年事紂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二輔以太
公年八十餘方始勝殷紂大告武成由是觀之則文武太公之衰莫不早計甚矣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結以二天字此作文妙處

曹操論

程敏政

曹操奸雄以智自負此篇獨議操之不知智後引曲
證如竊盜塗形終不能掩其真能敬服敬服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况曰吾豈四目哉
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
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于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
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矣其拒紹于官渡也孫策又嘗定
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

許矣。使三子者之計一行，則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屯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為之所，而况于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歎乎古之智者，有必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維耳，烏足以言智。

卞和論

唐肅

一。篇文字大意全在繳結一句，得此法以應主司之選，具有筭百中矣。

卞和以獻璞而別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刑為？剖而無玉，刑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取者也。非不和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彰其識也。即受而剖焉，于國何補？亡補于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

世之文章小枝自術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李泌論

高啓

作論貴提掇有原起伏有法閑鎖有力此篇以李
子善處父子之間而文義精雅三法備矣采摭為

後學式云

甚矣一破閑健甚惡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于天性而不

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于殺其

此一句提起破意

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

禍成于李兌胡城之恨發于江充若潘乙楊之流又不可

指殺子友

對李泌作論之妙法也

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脅人父挾讐所親而嫉所愛一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于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免盡其死至于肅宗之昏聩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此一轉極有閉鎖當是時侯

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歲上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悅累數千言皆出于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剴到悽惋惻但有以感人者故聽之諛疑之迹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既悔且悟不覺泣下之沾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以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于賈翊翊不對公問其故翊曰屬有可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翊曰思袁

此一段指李泌為君子

論二

明儒論宗 卷之二
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善曹公智者也。故雖聞
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于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死
于其身。親觀于其目矣。然至于此。非泌之忠。反覆辯諫。則
猶未必其本國之不挫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
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耳。可不慎哉。

結甚悲切

樊噲論

高啓

此篇論樊子之賢。三解明白通暢。讀之令人忘倦。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摧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之
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
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
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
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
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

此卷之賢二解

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

卷資二解

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何

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因

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慮深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

卷資三解

灌、寺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

此一資字尤有力

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

素少恩，又何有于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曹參論

王直

此篇議論引證大深入，曹參肺腑學者得此以應

時製，必擅名于寰宇矣。

一篇責參之

漢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而後世稱賢相，予疑之。古者大臣

意及以含蓄于此一句

之相國也，必思為國建長久之業于道所當為者，夙夜蓋

心不敢少怠焉。而况輔新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用文武

之道治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得也，又坐

以待旦而行之，其勤也至矣。當時之臣莫有过于周公者。

而周公方吐哺握髮以受其言故能興道立教維持周室
至八百年之久此豈苟且偷惰者所能為哉蕭何佐高帝
定天下聞其次律令矣他未之聞也曹參代之守何之約
束日飲醇酒不事士大夫欲有論諫亦飲以醇酒使醉
不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公之所為矣何素不知學其相
高帝于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尤當敬
守而慎行之以維持于遠天下之大豈酣酗者所能治邪
設極正大服人
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而參守之自以

為足後世亦從而賢之予不知何說也且田制經籍學士
大夫皆廢滅于秦是教養斯民之道皆缺也易解之豕曰
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既解則當復先王之道當
參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時非無賢也參雖武夫苟能親
賢約善夙夜以此為務為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
而遠賢拒諫沈湎于酒至酣歌與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
引證極大服人
卿士足以喪其家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
宰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比參效焉則天

取得透人骨髓

下當何如哉。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久矣。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于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周公之罪人也。大臣之義當以周公為正。

抑揚頓挫有法

贊參論

謙鐸

凡作史論務要壓服人心，方是執筆。此論先揚後

抑，直筆森嚴，亦可謂無愧於吳子矣。

以識時美參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率被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為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

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
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燬之中而
沃以清泠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
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以上一段美參乃時之實也治固可謂識時矣
以下說參先揚后抑起伏自有大方家手段
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
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能益
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
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控惚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

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曾聞其能脩
什一於千百乎况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鷄之
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上
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
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平
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
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生者不可一
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

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漢文帝論

謝鐸

此篇言吳王之反於文帝不能無罪言簡辭文切當可愛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褻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鉄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晁錯然則文帝之于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于几杖之芒刃而無見于龍髯之斧斤乎漢之反帝亦不能

無憾焉

高宗論

謝鐸

此篇言高宗幸免於武氏意思圓轉殺儀弒高宗之本一段極有筆力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有所忌而不敢遂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貴鄉公之所以見弒于司馬昭而竇武陳蕃之所少見殺于曹節王甫也而况宮闈之間變在肘腋機不容髮我仗之而我發之乎然則高宗之不死于武氏亦幸也

大意只在此一句

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
忿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宗黔驢之投止于
是乎是亦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殺儀則弑高宗之本
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岌岌于三十
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亟除之以先天下之惡
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解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智也
於乎其亦可畏也哉

唐太宗論

謝鐸

詞簡意足證切理明可遵此式以應時製

起得極佳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

則未有不至于大壞而極敝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

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既而將

佐皆以為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

此句現破太宗肺腑

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為哉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也

引証最妙

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貊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

與辭焉使太宗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至若是之大壞極敝而不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而過為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于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為哉

照應轉調

劉仁軌

梁潛

此篇詞氣優裕筆意老成茲集之文此其最高者
主司得此自當敬服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道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詭甚焉上劇令剔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

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邪。其巽言之邪。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詭甚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猶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于武三思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窺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詭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巽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

以古為鏡不若以賢為鏡。書以之無于水鑑當於人鑑。詩為殷鑒不遠。出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沉酒。胃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傍午自度不寬。乃持鑑照曰好頭頸。不知為何人將去。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嘗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人為鏡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鏡而不以銅為鏡也。天下誠能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

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
為鏡勿昏以慾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
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

豫讓論

何孟春

此論別有一種議論自始至終不少屋撓舉子業

極利敢采錄于右

自立二字起得有力

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范中行氏
智伯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
不我知若何苟焉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焉去其所事我當
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
瑤之不仁輔果能知之韓魏之必反絺疵能知之而讓顧

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九十四
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之喜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失
讓言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
又弗去何也讓惡夫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
君也君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
非二心耶君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
行氏而事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人命不可知方來
之事會於天不在已使讓而死于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
伯未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爲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

者以讓之爭足爲委質事人之法今有人焉食人之食而
不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
而可乎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
心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
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
不過利祿之優異于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爲之報仇
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
于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

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為名譽而為善之人哉刺客傳
讓吾無用讓子長之失矣

曹孟論

何孟春

說盡老瞞譎狡心術讀此而司用舍之柄者其益
省斯言

曹孟德求賢之令予讀之不能無怪駭也有才無行此老
瞞所自處者奈何示人而必以得是為慊耶建安十五年
令曰孟公綽不可為滕薛大夫若必庶士而後可用則齊
桓其何以伯世今天下得無有釣于渭濱與盜嫂受金而
未遇者十九年又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

未必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二十二年又令曰伊傳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賤也韓信陳
平負汙辱之名吳起殺妻求將身死不歸今天下得無有
至德放在民間及負汙辱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
者乎噫瞞之取才以定亂姑權于心如魏之用起燕之聽
秦漢之不棄信平可矣而可著之令為天下人告耶田文
之脫函谷實賴鷄鳴狗盜之力而鷄鳴狗盜非所以示人
之道也人各有能有不能孔子之論綽也有在今欲置德

而任才豈聖人之本旨哉甚矣邪正不比迹而薰蕕不同
器也志鈞涓之潔與挾盜嫂之惡者不可同日語伊傳是
何等人物在管氏已非其匹斯人而庸于時吳陳諸子得
免刑誅為幸其何齒錄之有若使不仁不孝負汙辱者而
行其治國用兵之術又是何等時世民間至德有伊傳其
人亦當老死蒿萊而已曹氏安能得其同堂而分治哉瞞
自知身乃凶狡譎變之魁決不為正士所與故汲汲于其
所類者以濟其所欲為耳柰之何其以令天下也上之求

賢不患無才而患無行不患有才者之難致而患有行者
之不易來才行備者恃其抱負不輕出處含光匿景應德
矣時區區泛然之言非所能緝有才而無行者當季末之
世擾攘之秋彼其富貴之途事功之會固所塞裳濡足望
而趨焉者也又何假乎令之屢求而吾乃明以無行而求
焉彼羞惡之心未能盡忘亦必不肯自比於不仁不孝者
負汙冒耻而應是令矣其應令而至者又將無賴不檢非
陳平吳起之才而有其惡之人矣意是令也非傷風敗俗

壞人心之極弊耶漢武帝詔察成材而有及于跣弛之士
論者非之然不如是之甚也用人不求備舍短取長畧瑕
舉秀法自當爾何必直形之言顯顯然以勸無行之人為
已用哉噫才而無行者小人之雄也當時魏諷曹備郭飛
董昭劉曄父子及司馬氏皆是物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也瞞乃汲汲于是焉瞞之行自處可知已此非瞞之
所以自解于世者歟漢室就傾曹氏實持之而傾漢室者
亦曹氏瞞欲以小人籍口一時而不為其子孫計之異日

卒亡曹氏者有才無行之人也君子以此始必以此終
塗尚之弗永何怪哉

上作論

何景明

立意高古發詞蒼老逼秦駕宋唐章法於舉子業
最為有益學者當熟讀而深味之也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敝承
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
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

大旨

遠矣要之其原皆出于上之所作為故夫好劍之門多痕
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所致也故明德之世則人飭義

而服節汗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耳

正和公私起上作之意

至道壞則和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

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氓隸之人能辯其所好惡然所從

違非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

人稱其善者亡有不喜者也至于榮顯富厚之所在則雖

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蕪損耻以附者豈其所為自喜

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自故上

之人觀于時世之變推于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利

轉應

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逆和順私之俗可絕也

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

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號恬于利祿然且

為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汗於王

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於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之

耻詬不道于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廟世之

正意

所移也夫至尊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下

上作之實

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行為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

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鵠以行賞亡不射矣。詈鬼以除病亡。不詈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閨闈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絳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脩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汗降之時。而無回曲之臣。豈不由上之而作耶。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嚴治論

何景明

以嚴論治似非用中之道。但文詞溫雅健識見超

邁取之以膾炙人口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其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幸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

句法蒼老

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飭貌，人見而敬之；乘駕鳴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者，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為之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旗、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

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象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禮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頽其綱紀，而決其防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于一法立而百偽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

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未流濫也夫燥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綱不振則目亂法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于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爲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

大方家手段

嚴近于刻分別明白正是

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者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任將論

何景明

任將一論發明任之者成功不任者取禍而詞句

老成逼秦駕漢之文

二句包盡一篇大意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隨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

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
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
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
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
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
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齷糧
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隨外監則志不一
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

言不在將之事

言不在將之害

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
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
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
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
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聞以外將軍
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莫而莊賈誅二
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
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

引証任將之成功

轉調

推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引証不任將之詞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駢劫卒使田單投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崇化論

徐禎卿

此篇論治亂之漸。有照應。有波瀾。而詞句蒼老。與秦漢之文相後先者。熟讀暗記。作論必佳。

夫治興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弁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群陰。惡糾障。否之浸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

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中心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味于羔裘者也。乃若廉耻道喪，國維殄絕，于伎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并作，國胡不亡。故嚴正中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籍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文，附阿成風，固祿營寵，依敝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狷。廉夫秉慤，則曰：茸材。毀蠹摘疵，則曰：味。躄發處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竇，者有：顯。嬰伐炎門，者有：幽。默巧容默者，有：高爵。善其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蔭。沽軍功者，有：上賞。向豪賊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群，樗礫雜用，瓦石同鳴，教化墮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覩患于無形，智者參慮于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

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况于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墮疆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狼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駘群驥之所必踈，尚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王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臯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蚋生，施飼則魚聚，質染則化，虫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辯也。

人心道心論

王鏊

此等文字皆自胸中流出不盜襲先人一字非心之虛明者恐不能發也敬服敬服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

虛明二字

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

言近指遠起得甚佳

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

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為人心二者襍於方寸之間

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

一而應于萬者也。譬如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妍則妍，應以嗤則嗤。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為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肩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為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為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所發而言耳。隨其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堯舜相傳之本旨也。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

有聖

辨証最妙

事難論

邵寶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之聞將殺父也，以為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則亦將惟託于不知而聽其自戕賊哉？棄疾于子南，父子也；于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之

在天蓋僭越之甚而無君之漸萌矣而一旦君以殺其父

告使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圖于楚子否則坐視親之

將殺而不顧也由前則黨父以讐君由後則從君而賊父

忠孝之罪人棄疾曷逃焉為棄疾之道者既問是命必免

冠徒跣號泣于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位于國世食其祿

以為巨室今王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攬其威權

利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謂主降臣逼王亦不自安將有

虞于吾族竊恐有擬吾後者雖王亦不能止也盍棄位出

奔以全先大夫之祀乎如是懇測至于再三假令不從則

再拜而自盡若申生之為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

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于自經于溝瀆哉不然從父起

君父生則子不敢死父死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今不此

之圖乃曰父戮子君將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何為

者邪若夫雍姬之事則尤有可論者父者天也夫者婦之

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壻以賊其舅君

非義令臣非義共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

此一段委曲辨難極好作論法度既整

此段切近人情詞亦明暢

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于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誤哉。雖然棄疾不惟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惟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于君猶死于父也。死于父猶死于夫也。死于君為忠。死于父為孝。死于夫為義。烏乎訛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

王魏論

邵寶

文章說得人心敬服。非有高世之見識者不能也。若此等文字。誠文中所謂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辭矣。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于義。然歟。曰不然。王魏之于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

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

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

此論發先人之所未發甚妙

建成之難王魏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

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命而輔太子其

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

奪之位而憇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

嚴謹

元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于篡弑特一聞

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其為輔者乎王

魏于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

成之難而不可不死于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

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

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死固天理

明揚

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

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

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

結得緊要有闕世教

亂臣賊子所以接迹于世也烏乎可

論元年春王正月論

王守仁

此篇論春王正月之意甚悉字字句句全學老蘇
陽明翁居夷自云程朱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人之言明白簡易而學者每求之于艱深隱奧是以爲
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
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
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
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

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
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
耳豈獨其言之有遠于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
言而必求之于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
無隱者日月之垂象于天非有變性恍惚有目者之所睹
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于理者有弗能盡知也
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
之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
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
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處之其何以
訓乎 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皆不復知有天王
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
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復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
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秘畝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
祊無王命者必誅若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

子交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鷄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實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

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憐于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于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于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之言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

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

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不必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二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

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于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甲，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

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于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盡。立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子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春秋論

章懋

春秋論數有餘言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洪濤之

勢不可防禦大作家也

得此法則而作命昌最佳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于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

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

以下即時命承
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

子作春秋榮華衰于一字之褒稟缺鉞于片言之貶是乃

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

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苟不存。位

獨能公耶。有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為。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

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為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為自王。不易之大

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為魯哉。若以春秋魯史

切實

為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

魯若以請討陳恒為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即時論作結

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

禮樂。夫子猶或非之。魯謂魯為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

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為說。蓋蹈襲漢儒黜周

王魯之言。而曲為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讀東漢書論

章懋

黜符命而崇正道此佳論也

漢光武似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為

說論正大

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矣夫何蔚宗

之史也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合南火之屬

以道要

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

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適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

引証說破符命甚醒目

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

武之受命也。以俟後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
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
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舉舊章而識者屬
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
挺覽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為。其興也勃
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也。今昔不此之論。而一一
歸之於符使。大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為。而僥覲於不
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文統論

朱伯賢

文章正統萬古心。印造詞蒼老後。孝正宗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辰。天文也。川
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
義軒之文。見諸圖書。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詩書禮春。
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奧。
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辯等威。其文理。春
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

世之常經不可尚也。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之誇莊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冀闡其道。相如揚雄。大倡厥詞。然皆有志于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群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為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馴雅。以倡史李二氏之文。遂為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弋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馬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脩又起而繼之。文統于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講歐。然未免互有優劣焉。呼文豈易言哉。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畧有志于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正焉。

宋論二

劉定之

此篇以歐陽脩司馬光有心無心作宋論詞理俱到可嘉

神宗置司馬光于散地而俾其脩資治通鑑自爲之序棄歐陽脩于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

神宗心事能破明透

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

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于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修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苟以濮王為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于政府。而群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道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謾詞君。薄大統而厚本生。于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修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

嘗謂相位畧。胡覬覬之心。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于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所謂生父敬儒為皇伯。柴世宗所謂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反覆辯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為是。然近于欲蓋而彌彰矣。脩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

援五代史証明歐公心事最明欲切

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宋一錄皆衛聖道于湮微塞絕之餘。皆闢異端于群趨眾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

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修以濮議。爲鉅壁之織瑕。良
榦之木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
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
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
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爲主。自不妄語。
始故也。

舉業明儒論宗卷之二終

